佛祖統紀

廿九之
三十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29
10

淨土立教志第三　佛祖統紀卷二十九

太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往生高尼傳

宋道場法盛法師　宋冊楊道爱法師

宋金陵法藏法師　唐積善淨真法師 長安

唐廬山悟性法師　宋錢唐能奉法師

宋四明慧安法師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彌　宋雍州童行師贊

宋錢唐童行曇遠　宋會稽大善童行

山門禪定蘭若藏本

F0229-(10)

宋仁和倪道者

往生公卿傳

唐太傅白居易　唐觀察使韋文晉

石晉翰林學士張抗翁兒附　宋少師鍾離瑾母任夫人附

宋朝請鍾離景融瑾之子　宋崇道鍾離松景融之孫

宋主客楊傑　宋侍郎馬亮

宋朝奉馬玗亮之子妻王氏附　宋宣義馬永逸玗之子

宋宣義胡闉　宋朝散葛繁

宋侍郎王古　宋司諫江公望

宋朝散王衷　宋助教張迪

宋通判賈純仁　宋縣令梅汝能

宋給事中馮檝　宋侍郎吳秉信

宋丞相錢象祖　宋司士王仲回

宋處士庾詵　宋龍舒王蓄休

宋居士房蓄　宋儒士孫抃

宋居士王闐四明　宋居士孫忠四明

宋學諭呇定國四明　宋晝錦樓汾四明

往生士庶傳

隋恒州宋滿　梁東平高浩象

唐法忍山老人　唐滎陽鄭牧卿

唐長安張元祥　唐長安李知遙

唐京口元子平
宋天台左伸
宋武林范儼
宋錢唐沈銓妻施氏附
宋錢唐孫良
宋仙潭姚約景懿法師附
宋松江梅福
宋霅川胡嵩
宋會稽唐世良
宋錢唐陸偉
宋會稽李彥通
宋錢唐陸浚
宋上虞馮珉
宋潭州黃打鐵
宋四明計打鐵
宋嘉禾徐六公
宋臨安沈三郎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
宋荊王夫人王氏侍妾附
宋馬朝奉妻王氏見馬玗傳
宋呂都官妻吳氏
宋武林縣君蔡氏
宋陳承宣夫人馮氏
宋王朝請妻陸氏
宋欽成后姪朱氏
宋周寺簿妻樓氏
晝錦樓君妻周氏
宋松江秦氏
宋錢唐鄭氏
宋錢唐于佛子
宋四明黃氏
宋錢唐袁氏
宋錢唐陳媼
宋武林王氏
宋四明孫氏
宋上虞胡長婆
宋安吉王氏
宋錢唐盛氏
宋錢唐沈氏

宋長安姚婆
宋汾陽裴氏
宋醴泉孟氏
宋念佛道者陳氏 嚝禪師母
宋會稽胡氏
宋仁和郭氏
宋錢唐龔氏 侍妾干氏附
宋湖山黃婆
宋四明淨心女
宋常熟陶氏
宋慈溪沈氏
宋汾陽約山婆
宋汾陽温氏妻
宋汾陽梁氏
宋呉興陳氏
宋錢唐孫氏
宋太平周行婆
宋嘉禾鍾婆
宋雲川朱氏
宋嘉禾周氏
宋四明項氏

往生惡輩傳
唐長安京姓 屠業
唐長安張善和 殺牛
宋仁和呉瓊 屠酤
唐長安張鍾馗 殺雞
宋會稽金奭 漁捕

往生禽魚傳
唐裴氏鸚鵡
宋觀師鸜鵒
宋長沙鸜鵒
宋劉成魚

本朝飛山戒珠始集往生傳厥後侍郎王古加以續傳南渡以來錢唐陸師壽文增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爲續于後凡二儒二釋繼成此書今並刪削繁文獨著平時念佛臨終往生之驗俾修淨業

者有所慕焉

往生續遺

隋江都慧海法師

往生高尼傳

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還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款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道姿丹楊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治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姿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聞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眞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徧專
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内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
蓮華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
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
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生
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諸尼善
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
樂音西邁

慧安居四明下水大魁姚穎之屬也住小溪楊氏菴
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常於室中佛光
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揮曳衆人勿諠移時曰
佛至矣令衆念佛倏然脱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
土見佛依夔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
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
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
太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爲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絶遇疾而亡

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鄰人見
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何曇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佛忽謂
師曰見佛身金色擁華滿空異香盈室俄忽化去
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
持數珠覓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
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
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
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
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
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寮
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
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
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淨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
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
發炬端坐其中衆有二色雲瑞

往生公卿傳 居士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四十八
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
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
相一軸爲之願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

苦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
榻上條然而逝 唐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日正念
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 唐
張抗仕石晉爲翰林學士課大悲咒十萬徧願生西
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秖在
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
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鐘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以事母任夫人夫人精修
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个彌陀
柰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亭將行矣
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
二十事後宰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資之則舊令之
女報所親綫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
得獨爲高誼予有猶子請平分匳具俾同親迎公從
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錄已告之上帝當十
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爲浙西憲與慈雲
懺主論往生指要淸修彌篤自夫人有栴檀佛像常
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
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
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青蓮華座仙
樂異香海衆迎之西去計其年正一紀 宋

鐘離景獻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眞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柰何柰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秖在自已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曾孫松居于婺乾道中奉祠吳郡與寶積實師東平呂湞等結社念佛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官尚書主客徧歷禪林參尋知識晩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亮官侍郎守杭請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爲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而逝子玗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閲教藏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西去凡建時現瑞光玗之子永遊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香玗之妻王氏脩十念法持破地獄眞言嘗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咒之賜後因寢疾念佛而亡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闉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晩年致仕笑傲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
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露何有闉大感悟一
心念佛請僧爲之助一日律師至闉曰荷二大士降
臨臨甚久師爲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葛繫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九官居私舍必飾
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
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繫與王
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俄聞繫無疾而化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歧爲禪侶嘗作
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爲序文增補往生淨土傳皆
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苦忽滿室光

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
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蚤亡託夢舅氏曰欲
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
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
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變渝動靜不忘於佛法
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幽關身必歸於淨土宜
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衷居錢唐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
閒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
業有大感悟日誦弥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

掌聞絶。一日無疾。沐浴面西。加趺而化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爲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霅川人。官至郢倅。潜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爲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爲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陁像。汝能施財百萬。爲之妝飾。設齋慶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朶。其華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檝。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晩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陁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鑪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奉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栴檀彌陁像。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横拄杖。於膝

上而化
呉秉信四明人築菴城南禪坐製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呉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檜相亡召爲禮部侍郎後被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錢象祖天台居號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眞修爲念嘗於郷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爲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流離地上絶纎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逍知一朶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爲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爲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爲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爲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楊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庾詵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帝善詔爲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

忽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
先生授香而去後寢病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
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土詔謚貞
節處士

王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
一旦捨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
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
土文十卷簡易明白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
久之忽曰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
之西去

房翥縣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
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
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寂終異相不違先
報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母龔氏別有傳）幼學易因曰易所
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
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
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自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嘗
夢至蓮池與清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
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
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
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加趺作印西

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爲入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
立蓮池之讖
王闐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
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録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晩年
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
菽者百八粒
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蚕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鑿
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
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繋念忽仰視虚空合掌問訊手
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没二
子相繼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

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二
子歸佛爲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又有事迹
見久法華傳
谷定國號省齋爲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
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
於池心爲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八
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爲常嘉定四年夢
青童告曰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
端坐念佛而化
樓汾四明晝錦名門也因兄寳洲究明佛理每與沙
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得疾乃一志西

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像燈對卧悲喜曰眞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化

往生士庶傳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讃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華異香乗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沈紅蘂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遂睇佛之金容光耀遠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榮陽人擧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鑪求願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燕類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僕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加趺面西而化

李知遙長安人率衆爲五會念佛（唐大歷中法照師於衡州開五會念佛今李知遙爲五會應是師法孫法照五會者當是五日爲一會也）忽出堂向空頂禮

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遥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牀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絶

左伸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過後卧疾命男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夢三偉人立江皐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常日不廢忽見普賢菩薩來報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爲難當就座合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剎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又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姚約家雲川仙潭潛心内典有僧來謁必遜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海友師勸邑人結淨業社約賓主其事忽告友曰又厭浮生不自西去師可助我

繫命友遂曰與持誦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
約已往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
壽未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閏月果終懿蓋同社友
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
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月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
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昌家雲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堂
迎我昌乃往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
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
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遍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
禮即便坐逝欲別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
光播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僕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衆結法華
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
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
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
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
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
門扃鑰甚固遶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

樓閣佛菩薩衆遂請睎經道果二行人至卧榻前説法策道學家念佛西向坐逝

陸後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爲業預西湖繫念會毎對佛懺悔必至垂涙道友相見説淨業因縁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説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促之曰此時好去後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林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爲郷民害珉持槊往從之見蛇在巖下與黄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毎思之慮蛇爲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黄打鐵毎用工時常念佛不絶一日無病託鄰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四明挑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咎學諭以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絶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

分六圖與昝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
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謁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
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屩入
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爲業晩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
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旦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
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爲難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斂
忽舉手出帛被體儼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
恐其子曳脛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荼毗有
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
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沈
香忽衆聞沈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
向西而去

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妾懈惰
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
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斂謝因夫人訓責今獲往
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
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
方人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墮榮

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
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
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玕也復前導數里遥望金
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
楊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爇鑪焚香
望觀音閣佇立而化（荊王楷徽宗之子）

呉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呉
氏閲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呉氏忽
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華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
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
界清淨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
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微恙白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
尊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
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
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毋旦禮像逾
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遽索平時修行課目卷
而懷之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
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
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
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

右脇安卧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晩年尤篤。
淨土禮懺二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
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續
淨土傳陸師壽著即其姪也
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
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喩。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
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
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擘窠圖。勸人念佛。滿十
萬聲。旋化二十萬人。獨朱氏且夜誦之。不可以數紀
熙四年。爲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爲慶讃

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
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采雲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璹之孫。適寺簿周元卿。掌披
味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爲眞修。晩年被疾。忽見
蓮臺紫色。化佛無數。與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
頂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掌
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
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
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奉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

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量日晨昏修彌陀懺日禮佛千拜父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疾禱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諷阿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爲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沈身于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沈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二一日請戒行人誦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獲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華一朶生於灰中

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嫗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華臺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韈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牀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遣行懺室身挂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擭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東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華如白罌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眞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遍處絶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攬觀音手中旛寂然不動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朶

錢唐盛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罔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

日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
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自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
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
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奔座前方執錦褥
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爲念佛衆皆勇猛厲
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
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
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
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
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
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爲數積滿十三石報
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華臺與我今當往生
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
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
華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謂夫曰
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衆念佛見
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擢華排

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旛蓋來迎。即日命終
念佛道者陳氏。賾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翦髮爲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爲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弭日頂温。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千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吴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彌陀諸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脇而化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庠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盃。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坐。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清照亨律師。即其兄。輩往寺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

莊嚴淨土。臨終之際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
坐凝然不動

周行婆家太平州。每年念佛專注。一夕互跪念佛。洎
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亨律師。指
示西歸。講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干氏亦念佛不輟。
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
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為常
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
衣立我前。又眾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
端坐。餐頃而化

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
飲水不食。鄰菴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
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
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雩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
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
入室。各執蓮華。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
既覺喜悅。乃請僧眾念佛為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像於羅
木板。凡一千斤。普散與人。上有正信女淨心頫云願

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蓮池後不知所
終
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蔵室中佛
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
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華令
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
夕悵恍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毋誦經時必於卷
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紀已上三人生前勝相若此臨終必得往生治不能委知耳）
頊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
菴見人唯勸念佛晩歳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
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無作棺也女
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
作印微笑而逝（紹定六年）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
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
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
燈光千點纍纍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
動（端平二年）
往生惡輩傳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
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

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天童即其識神
長安張鍾馗殺雞爲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喙喙即四面上喙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爲敍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去
長安張善和殺牛爲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爲說觀經若有衆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
金奭家會稽葉綱處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華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吳瓊家仁和先爲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二子屠酤庖膾無所不爲遇造食殺雞鴨以手提起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瘤如雞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菴獨居旦夜繫念依昔賢行法發露懺悔一日無病

往諸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布
彩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命終

往生禽魚傳

裴氏鸚鵡唐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鸚鵡者河東
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
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
號仰首奮翼若善承聽每清晨夜發和雅音阿彌
陀佛聲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
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聲磬而十
念成斂翼委足揜然而絶案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
又云得佛慧者沒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
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鸜鴿元和間長沙郡人養一鸜鴿俗呼八八兒
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絶因以
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華一枝
人爲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
平地蓮華發我輩爲人豈不知

天台鸜鴿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鸜鴿常隨人念佛
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道一日立死籠中乃穴
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大智律師爲頌之有立
亡龍閑運閑事化紫蓮華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楊

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揺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十五貫也）題云還汝魚直

往生續遺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爾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馬子雲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室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沒　紀聞

于翔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盡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災咎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遶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即念佛而沒　報應記

魏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病死七日再省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已有芙蓉大華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　冥祥記

葛濟之句容人維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氏存誠佛法旦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明投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眞形幡蓋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瞻見便頭面作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夫婦念佛相繼而化 眞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爲友北峯亦好吟慧奮筆責之曰吾兄大法柱石何必爲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爲學卒爲門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厲臨終聞空聲云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錄晩依菁山常照寺與至叶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已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爽回頂上茶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晩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晝假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衆圍遶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禮坐逝

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暉自得有省發晩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

感疾。忽見彌陁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闍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咒。每旦向西。一誦千徧。或率衆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陁放光。徧照堂宇。忽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諸宗立教志第一　　佛祖統紀卷三十

大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達磨禪宗

初祖達磨圓覺禪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鑑禪師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為教哉。誠由此道以心為宗。離言說相。故強為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邪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邪。為同此宗。撰達磨禪宗志（覽教照心。見本志。藉教悟宗。見達磨入道四行）

初祖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遇二十

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後六十年當往
震旦行化多羅既亡師演道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
即至海濱寄載商舟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舊云普通八年
者誤）（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上問曰朕造寺寫經
度僧有何功德師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乘功
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上
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上曰對朕者
誰師曰不識上不契師遂渡江上後以問誌公公曰
陛下還識此人不上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上欲遣使召之公曰闔國人去他亦不回（闔悟）
（云誌公化去十餘年達磨方至何云同時今稽要知大綱而已）師既入魏止嵩山
少林寺終日壁觀（魏孝明武泰元年也）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
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瓶師面壁九年將示滅命
其徒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道副曰不執文字
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
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
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
汝得吾骨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復
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
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
曰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云吾本來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

有楞伽經。是如來心地要門。可以照心。乃往禹門千
聖寺。端坐示滅。即大統元年十月五日也。門人奉全
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回。遇師手
攜隻履。翩翩獨邁。雲歸為言。門人開壙視之。唯空棺
隻履。師每以大乘入道理行二門。以誨學者。（二門見傳燈）
唐代宗朝諡圓覺禪師。塔曰空觀。（叻師辨祖書云。智炬撰寶林傳。謂隻
履西歸。立雪斷臂。傳法偈讖。假語皆與僧傳不同。或者謂後人附託之辭）
二祖慧可（舊名神光）武牢姬氏。事達磨六年。一日問曰。諸
佛法印可得聞否。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我
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
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師作種種說心說性。皆不

契。一日忽悟曰。可以息諸緣矣。磨曰。莫成斷滅否。曰。
無。磨曰。子作麼生。師曰。了了常知。磨曰。此諸佛所傳
心體。更勿為疑滯。大統二十一年。行化長安。帶文之徒。
謂是魔語。掌遣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以火燒
斫處。斷血。乞食如故。同學林公共護經像。亦被斫臂。
號叫通夕。師為治裹。乞食供林。林謂曰。餅食在前。何不
自取。林怒曰。汝不知我無臂耶。師曰。我亦無臂。（後人謬傳為斷
臂求法）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之曰。仁者依行。自可得
度。師告弟子曰。此經四世後。轉成名相。一何可悲。師
既傳法僧璨。謂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遂往鄴都行
化。隋開皇十二年。於管城正救寺。談無上道。有和法

師先講涅槃經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譏
于邑令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磁
州滏陽縣唐德宗朝追謚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見二祖問曰弟子身纏風疾請
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
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師曰今見和上已知是
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
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間其
心亦然佛法無二祖大器之即爲鬀髮具戒已畢復
告之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
及以信衣汝當護持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

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傳法道信優游江國大業
二年復還舊山爲衆說法合掌儼立而逝葬于山谷
寺唐玄宗朝追謚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蘄州司馬氏初爲沙彌遇三祖問曰願和
上與解脫法門祖曰是誰縛汝曰無縛祖曰何爲更
求解脫師言下大悟既具戒三祖授以衣法武德中
居破頭山正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
命使者曰若果不起即取其首使諭旨師引頸受刃
使回以聞帝彌加敬重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師已傳
法弘忍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化塔于東山黄梅寺
唐代宗朝追謚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蘄州黃梅人母周氏栽松道者託胎周氏久之事已備載通塞志
師爲童子於道上遇四祖問之曰子何姓答曰姓即
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
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之即請其母語令出家旣
傳法嗣居東山咸亨中傳衣法與慧能後四年示寂
塔于東山代宗朝追諡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新州盧氏采薪養母嘗入市聞客誦金剛
經問從誰受曰黃梅忍大師云讀此可以見性成佛
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略爲友志略姑爲尼常讀
涅槃師輒聽即說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
問尼曰字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

字尼異之號爲行者居人瞻禮請住寶林咸亨中至
黃梅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
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
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
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傳衣授法時衆七百
上座神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
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
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
召師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幷
以信衣昔達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

衣乃諍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逼
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庾嶺明先
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力爭舉之不動
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
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
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師曰我今所
說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邊明禮謝而回儀鳳
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旛
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云非風旛動心自
動耳印宗異之請受禪要因出信衣令衆瞻禮印宗
即為鬀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

是宋求那跋摩所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
受戒梁眞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
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坐樹下大開東
山法道宛如宿契明年歸韶州寶林（即曹溪也）神龍元年
詔師入見師上表辭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
既而示寂弟子奉靈體反葬于曹溪師化韶陽秀化
洛下南能北秀自此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衣
鉢入內供養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還山乃遣
劉崇景頂戴而送憲宗朝謚太鑑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為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石頭遷
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讓讓傳馬祖其

下爲臨濟潙仰是爲五家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病益多故治法屢爲之變一棒一喝一唱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猶應病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是蓋示後人以遍參之意可不知乎

賢首宗教 附李長者

初祖終南法順法師

二祖雲華智儼法師

三祖賢首法藏法師

四祖清涼澄觀法師

五祖圭峯宗密法師

長水子璿法師

慧因淨源法師

能仁義和法師

鎧菴之評謂法界觀別爲一緣謂五教無斷伏分齊然則若教若觀徒張虛文應無修證之道至若清涼之立頓頓浪言超勝法華觀師判華嚴爲頓以天台判兼別失如來意又謂華嚴是菩薩超勝於法華也圭峯之釋修門未免亥談止觀密師注法界觀修字云止觀熏書造諸鎧菴算之云不知是何止觀若次第者到何位斷何惑顯何理若一心者何位圓融而修何位圓融而證自餘著述旁肴尤多賢首既自立五教至起信論明觀法則云修之次第旋天台摩訶止觀清涼既宗賢首及疏華嚴則引用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一念三千之文然則教之興觀進退兩失欲別其源撰賢首宗教志賢首華嚴疏起信鈔圭峯圓覺疏長水楞嚴疏所立義門亦各不同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珍受學定法凡世間聾瘂遇之者必能聞能語至於驅園圃蟲識惡性馬德及異類故不可測唐太宗詔問朕苦

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須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讃詠淨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亡於南郊義善寺龕爲入房異香留室塔肉身于樊川北原有弟子謂五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今往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在葱嶺鐵門北境居音楽）人來居長安藏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爲沙彌籍名宮禁通天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衆歡呼都講奏其事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滿分戒賜號賢首戒師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師乃指殿隅金師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幽非入理聖人無以達其奥是以立見邊之喩曉無涯之法金況法界體師子喩法界用其中立爲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解乃

著其說為金師子章睿宗受内禪請師授菩薩大戒
師糞衣糲食誦華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經起
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于大薦
福寺贈鴻臚卿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
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

鎧菴曰愚法小乘未說轉小成衍文無別圓被接
及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圓頓四教皆無
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
如天台摩訶止觀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法師澄觀會稽山陰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法
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澧師受南山行
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璧江
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歷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
終南法界觀法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
十年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
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見慧雲明了北宗玄理
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
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
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仍誦華嚴大經造
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名誦經内殿以妙法清涼帝
心遂賜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敕禮
部尚書李說備禮奉迎與蜀賓般若三藏譯烏茶國

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如比丘
法說發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衆事與發清淨元和
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
印加號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
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長
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一筆
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九朝爲七帝門師
荊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觀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
迎當時美其尊師之有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遙稟其
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徧建無遮大
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孫道圓
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即爲他講清涼
語之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又嘗答其書
云子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輪眞子誠所謂也師所著圓覺序
云講雖濫泰學且師安吻沐猶吾之納諺當眞子之印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
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
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
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亡于興福塔院謚
定慧塔曰青蓮
義神智曰華嚴諸師不知衆生因理本具諸法但
說果上諸法相即而已若不談具何能相即故知

果上依正融通並由衆生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談法門一曰性體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三曰性具此當緣因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秖一法性有茲三義會之彌分泯之常合雖一一徧亦無所在當知他宗談乎法性亦同今家性體性量以彼皆云法性真如與虛空等但闕第三性具之義

法師子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邪慧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即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以報佛恩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師注金師子章）學合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航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慧因易禪為教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晉巖觀二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茶進本澄觀法

師譯四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于寺西北

法師義和賜號圓澄乾道中住慧因遷平江能仁閣淨土傳録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為念佛往生之法文見樂邦文類

長者李通玄唐開元七年用新譯華嚴經造釋論四十卷其立論以十處十會盛談法界與藏師號旨不同又以教主請主等十別對勝法華而不知法華是開權顯實之談不識華嚴是兼別說圓之典故多為吾宗所斥長者事迹大略見通塞志六卷

慈恩宗教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賢師三時之教立義號闡豈足以收一代之經慈恩玄賛之作觀心虧闕豈足以通一實之典慈之者則曰此別為一機也當天台之興南三北七為之掃迹矣豈容慈恩崛起於四海求請之後是不得不議也

撰慈恩宗教志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遊從受阿毗曇滲沙雜心

論等基賛之曰予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
武德中在京師講雜心論以不泥文相為時所服僕
射蕭瑀奏住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乞
之杖策西征遠踰葱嶺毒風切肌飛沙塞路過溪澗
懸絶則以縄為梁橋空而進及登雪山壁立千仞人
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張騫甘延壽
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
觀音及般若心經倏然退散稜山氷雪春夏不解徒
侶凍死者十之四入鐵門峯壁皆鐵即突厥關塞也
所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涅洹堅固之林降
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掲留影之山皆申禮

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齎山方等之教鹿苑
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
殊途之致收羅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
聲六釋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象
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元齡備
幢旛鼓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衆以寶輦迎師二月
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時帝行幸洛京）尉勞勤至問西域事
迹詔撰西域記山川風俗前史未聞詔就弘福寺與
沙門道宣靈潤等尚翻譯二十年上新譯菩薩藏經
顯揚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師
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

流典籍若汀瀅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摠管（唐天下分為九道）展轉流布
詔於京師紫微殿西別創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
七人以自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衆隨時翻譯上令
翻老子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
安用佛言以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聞之適
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於慈恩寺以奉藏
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上許之仍裒七宮亡人衣
財以助其費顯慶元年皇子生（中宗）神光滿室上賜號
佛光王越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授歸戒進金
字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道陳

留改葬二親敕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宮為寺追崇
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及四年成六百卷麟德
元年二月四日告衆曰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令衆稱
彌勒願與含識速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
然不動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褒恤用佛故事以
金棺銀槨葬于滻東初臥病明藏禪師問疾見二長
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情因今小疾並
得消殄師顧大衆合掌而聽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
為輕受乎初遊天竺手摩門邏松曰吾西求法可枝
向西吾若言歸枝可東指既往枝果西一日忽東指
弟子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遇龍樹宗

發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宗旨師自
念本欲求經惣仙術不就有負宿願遂學法相於戒
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蒙文殊付託忍死以
遲奘賢用三時教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
出馬鳴久而無傳師譯唐為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
道師之功也
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裴
氏夢呑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項有玉枕指文如印
宋成童便能著書初奘三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絶
倫嘗攜謁敬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數千
言奘數自童子基誦畢奘曰此古書也汝童子翼之

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己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因
念曩在天竺起歸與之與卜者謂曰師可東歸弟子
生矣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子悍暴豈堪受訓
奘曰即君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
基怫然曰得不斷欲茹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
爾奘念先以欲鉤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敕
落髪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奘師瑜伽師地唯識
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師東行博陵
或請講法華造玄賛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示
滅於慈恩飜經院御製像讃敕諸寺圖形以祀祔葬
于奘師之塋

義神智曰慈恩玄賛之釋法華也都無立行攝法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滅種以通此經茲乃徒援權文用證實教然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轉識成智束智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爲多

瑜伽密教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二祖不空灌頂國師

三祖慧朗灌頂法師

龍門無畏法師　　大慧一行法師

持密語以希顯驗者非與夫解第一義者妙心一悟當座而決是以絜齋三業精明軌儀誦專數言課充億萬積月累歲而用成無間重精疊思而始獲一感也維茲瑜伽五部之教一切行果廣大悲備而於護國救世尤爲至要斯蓋佛道顯仁藏用所以禦外務而回不信也撰瑜伽密教志（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果所有諸法皆相應也）

國師金剛智西土人親傳龍智阿闍梨法唐開元七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館大慈恩寺夏旱詔禱雨結壇圖七俱胝像約像開目即雨閱三日像目果開有物自壇布雲弥空須臾霈雨詔褒之明年辭遊鴈門不允遷居薦福所至結壇作灌頂道場二十年八月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右遶毗盧

遮那佛像頂安貝葉趺坐而化諡灌頂國師塔于伊
川
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國値金剛智從
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旬日成誦詔之引入
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爲勝己師初求法夢京師像
皆東行寤以問智智曰汝有受道之貨吾何歎哉即
授五部及蘇悉地儀軌智没奉遺敎西遊天竺至師
子國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
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子國歸至
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見身度
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域大石康居五國入冦安西名

師入內上親秉香鑪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徧
上忽見神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
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請設
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黒雲
中見金甲人文餘空中鼓角大鳴聲震天地寇人帳
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史城樓上
見天王形謹圖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咒日也乃敕諸
道於城西北隅置天王像（今城樓軍壁立天王堂者即其故事）師每禱
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咒擲之神自立于座四衆環
視兩自瞬動感格蹕至肅代兩朝尊爲灌頂國師每
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卿晩年示疾就加開府

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户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塔舎利于舊居師譯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朗爲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爲二祖慧朗爲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鎧菴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殆猶日輪當午罄無異影所謂密者尚何施邪自金剛智諸師爲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寖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遜國遺榮出家學道所至説法必有異相至烏茶國演遮那經衆見毗盧遮那四金字於空中其徑尋丈（應是順西土梵書成形也）及過龍河馳負經竟入水無畏隨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及寤命工肖形于壁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爲教主秋旱詔禱雨師以數定爲難曰必欲致雨恐龍暴物

使諭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足快意即持鉢揎小刃攪之誦密言百過俄有物若蚪蟜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速歸使回視見密雲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震雷風雨飄蕩廬舍彌日方息又以積雨不止即揑泥爲五媼作梵語向之若叱詈者即刻而霽譯毗盧遮那蘇悉地揭羅等經十餘部弟子寶月一行皆足受道數求還西上安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眞體不壞塔于龍門之西山（本朝太祖乾德九年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瞻敬眞體）

法師一行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普寂落髮盧鴻一見奇之謂寂曰此子非君所能摸範當從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竺貝葉陰陽緯讖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跳登壇灌頂受瑜伽五部法至國清學曆於老僧初至僧布筭謂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筭法除一筭曰門前溪水西流乃至師突入稽首受訣畢水復東注自是筭法卓詭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時號天師帝以國祚爲問答曰鑾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絶昭曾封吉王也里媼王氏子坐罪當死求救於師令捕七豨豘曰藏其一於甕封

以六一泥兜之七日北斗盡沒大史奏有大變師勸
帝大赦媼子遂得免乃日出一豕七日而魁杓盡復燕
師未解奕於燕公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爲敵手謂燕
公曰此爭先法耳若誦貪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
國手邢和璞謂尹愔曰洛下閎造暦時云八百年差
一日當有聖人之大衍暦出閎言皆驗十五年陪駕
幸新豐道病詔京師十大德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
寂于華嚴寺停龕三七日顔貌如生塔銅人原謚大
慧禪師所著易論大衍暦其目在唐書藝文志

南山律尊（依照律師立九祖）

始祖曇無德尊者（法正毱多尊者弟子四分律主南山所宗）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法時西竺沙門始依四分十人受戒遠承法正）

三祖北臺法聰律師（元魏孝文時本學僧祇因考受體首傳四分遠承法時）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聰之弟子最初撰疏疏科六卷以釋四分）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初從佛陀禪師出家陀曰此子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昔初從經論必輕戒網由是依覆通四分律撰疏十卷）

六祖高齊道雲律師（從光受學撰疏鈔九卷判釋廣文）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從雲受學亦著疏文）

八祖弘福智首律師（稟戒之前於古佛塔前頂祈顯驗蒙佛摩頂身心泰然方知感戒及尋律部多會其文從此受學撰疏二十卷）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輕重儀云先所宗承首律師者）

鹿園初會多士柰純以故漸制諸戒用清三業既屢
被彈訶復盛開顯則世之爲學將有乗急戒緩之
過故於涅洹之夜扶律談常嚴飭來機毋忽學戒是
爲以知常之心持奉律儀非同十二年中偏弘三藏
之學也維南山師遠受佛寄專與毗尼盛述條章深
明持犯所以正爲末代之機宜也入道之士何莫由
斯三學相仍玆爲初步撰南山律學志

律師道宣京兆錢氏母夢梵僧語之曰仁者所懷梁
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群書十
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頵公（於倫反）十六誦法華兩
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
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
定顗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聞持犯焉識七
年從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
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觀聽法
沙彌染心顧眄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
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
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爲之給
侍十九年偕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
徽元年復居紵麻心勞疾發忽眦沙門天王授以補
心之方（今和劑局方有天王補心圓）復告師曰時當像末不修禪
誦但起伽藍恐非比丘之正業後在西明寺深夜行

道足趺前階聖者扶足師問何人答曰北天王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即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捧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師與天神往來言此土靈蹤西天聖迹計三千八百事隨問隨録爲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草隱居之地水涌白泉操觚續傳則鴻儒服膺封王築壇則梵僧稱贊捷疾送奇華異果非人獻甘露名香若此之事不能畢記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内宮十月三日衆見空中播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覲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讃曰

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鬼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

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删定僧戒本一巻今所盛行删定比立尼戒本一巻注僧戒本三巻戒疏四巻注羯磨二巻羯磨疏四巻行事鈔三巻尼戒本一巻比丘尼鈔三巻拾毗尼義鈔三巻七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巻法華義苑三十巻亡本釋迦方誌二巻佛道論衡四巻續高僧傳三十巻後續僧傳十巻廣弘明集三十巻三寶感通記三巻天人感通傳一巻大唐内典録十巻

鎧菴曰澄照覈感天神揚摧律相參諸異部以四分爲宗撰述疏鈔破作諸家但據成實論師之說

以五義分通大乘立為圓宗戒體（日本師立以難）又立
三種懺法不依方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為末
世初心懺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奇議
律師允堪賜號智圓慶歷間主錢唐西湖菩提寺撰
會正記以釋南山之鈔厥後照律師出因彔論違佛
左右衣制短長遂別撰資持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
二家
律師元照餘杭唐氏初依祥符鑒律師十八通誦妙
經試中得度專學毗尼後與擇瑛從神悟謙師悟曰
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以弘四方復從廣慈才
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見（詳見法師傳）乃博究南山一宗

頻漸律儀常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三十年衆
至三百義天遠來求法為提大要授菩薩戒會幾滿
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禳災應若谷響所至伽
藍必為結界毎曰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
二法門政和六年秋九月一日集衆諷普賢行願品
趺坐而化湖上漁人皆聞天樂葬于寺之西北謚大
智塔曰戒光常謂其徒曰化當世無如講説垂將來
莫若著書乃述資持記（釋事鈔）濟緣記（釋羯磨疏）行宗記（釋戒疏）
住法記（釋遺教疏）報恩記（釋蘭盆疏）觀無量壽佛經小本彌
陀皆有義疏刪定尼戒本凡百餘卷雜著芝園集二
十卷

鎧菴曰律師以英才偉器受神悟弘四分之記斯可矣而乃別爲觀經述新疏抗分事理専擬鈍機廢棄挌言唯任臆説此草菴輔正不得已而條攻之也至於律家扶新之黨適足以扶不義以抗義戒之哉

諸宗立教志第一